

聖

吾悔集卷之四

南雷續文案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

孫男千頃千卷
千子千門較

文章不特與時高下亦有地氣限之明越兩郡其地密邇

同一風氣明初楊鐵崖戴九靈戴寓明州為文學宗老唐丹崖

謝元功趙謙比肩而作宋無逸鄭千子皆楊門弟子其時

師友講習炳然阡陌一時號為極盛凌夷正嘉而後競起

邪宗孫文恪輸心於槐野余君房辦香於子威赤水月峯

疎密不同而文勝理消謂論語為孔子之文選耳苟肆狂

狷無所取裁陳後岡徐文長雖異趨時風眾勢無以發伏

鼈之雄氣即如陽明之文韓歐不足多者而謂文與道二

溝而出諸文苑是故兩郡作者敝精神乎蹇淺由來矣先

生初亦不避輕華其後每得余作往往嗟悒因相與校覆雅鄭洗其偷薄之說推原道藝之一先生不以余空隙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轉手大放厥辭同里稍稍響應翻然於不迪於是東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四境之內凡有事於文章者非先生無以訖意轉相求請充物昔席方外詩人得先生一言便可坐高聲價歛門雲水疲於應接里中有鑑湖社做場屋之例糊名易書以先生爲主考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賚明州自東沙好文下士主張藝林士無不捧珠盤而至者然其氣力足以鼓動不盡關著作先生以布衣幾與之頡頏而肺疾爲梗流放家門海內知之者尙未滿其量也先生諱文胤字荊嗣今以字行別號杲堂

宋忠襄李綱忠之後世居清澗忠襄曾孫守真始遷於鄞其下六世定爲先生之高祖循義嘉靖癸未進士御史出守衡州曾祖生威舉於鄉官鳳陽府推官其孫卽守貴州之巡撫樓也因贈兵部尙書祖德升永平衛經歷父欄崇禎丁丑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先生風骨不恒年十二三能詩卽有秀句十六爲諸生侍儀部官嶺外通人張孟奇深所歎異歸而時名方起直兵革之際睚眦觸死儀部下省獄先生亦駟至定海縛馬廐中七十日事得解儀部之喪從省至放聲一哭遂絕意人世穿窬草石與失職之徒萬悔菴徐霜臯高辰四諸君緣情綺靡音調淒涼先生雖不逝禪而酒痕墨蹟多在僧寮野廟木陳悟畱山曉天岳皆結忘年之契四方勝流之至甬上者先生卽匿迹甚深

亦必停車披帷詩酒流連否則似垂橐而歸矣先生愍郡
中文獻零落倣遺山中州集例以詩爲經以傳爲緯集甫
上者舊詩搜尋殘帙心力俱枯其布衣孤賤尤所惋結死
轉屬人則頓首丁寧使其感動奪之鼠塵績筐錫笛之下
以發其光彩若片紙未出先生自比長吉之中表凜乎有
不祥之懼焉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牢聞者爲之軒渠
張司馬死故國先生葬其兩世楊侍御文瓚亦以連染死
淺土十棺語溪曹廣葬之先生爲歌詩記其事凡見聞所
及美事先生不肯讓人先生尤長於麗語使當詞頭之任
真足華國而以廟堂金石散爲竹枝禪頌之音豈不可惜
然宋景濂謂謝翱方鳳吳思齊皆工詩客浦陽瀟陽之詩
爲之一變向若先生草率青雲苟非勞謙戾口亦豈能一
變甬東之風氣如三子哉生於天啓壬戌四月二日卒於
康熙庚申十一月八日年五十九娶某氏子一人嗽女六
人長適萬斯備次適丘瑜次適沈紹雯次適林獬錦餘未
行嗽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原與斯備來速銘銘曰
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爲二之聚之以學經史
子集行之以法章句呼吸無情之辭外強中乾其神不傳
優孟衣冠五者不備不可爲文野人議璧稱好隨群此言
余發以告先生先生曰然但苦三彭匠石郢人霜鍾應律
先生之死吾無爲質

憲副鄭平子先生七十壽序

辛亥鄭平子先生六十余爲文壽之羨其蕭然自得隱居
之樂今又十年令子禹梅書來復欲余言念此十年間先

吾性集 卷之四
生既闕其聲光輕滅喧俗禹梅三入長安公車流冗灌浦
書帶靜然四屋當世得氣之家方且文號儒宗武稱將表
風騰波涌更相駘藉以先生之才亦何難請詔郡邑借籠
時賢陳同父所云有才之人則索手之徒踏一片閑田地
便可以飽食暖衣而長雄於一方一所以先生不其然者蓋
必有所甚痛於心寧懷琬琰以就煨塵不欲猖狂無妄之
福以取矍相揚解之辱余覩今之亾國大夫大畧三等或
齷齪治生或丐貸諸侯或法乳濟洞要皆胸中擾擾不勝
富貴利達之想分牀同夢此曹豈復有性情先生視之如
糞土也昔文山入燕王炎午作生祭文丞相文驛途水步
山墻店壁所在粘之恐丞相之不死也宋室遺民此為最
著然觀其吾文稿再上叅政姚牧菴書唯恐其不相容接

是時牧菴分政江省而炎午累形干請則是當路之交際
炎午未常絕也豈其嚴於論人而恕於論已哉士之報國
各有分限炎午未便為失而先生絕匿名迹當路投分無
所可不謂過乎馬碧梧七十注復為賦十月之交碧梧曰
某偷生而不願生祈死而未得死者也今之為壽夫豈先
生所欲君子以為不然先生之年與常人不同淵明元嘉
晉亾已九年朱子猶書晉處士是典午一星之火寄之淵
明之一身也年來汝杜諸君子汪魏美余若水萬履安沈
眉生巢端明徐昭法閻古古皆確然免於疑論者相次絕
算江湖憔悴星火之寄殆將無人非先生而誰乎灌浦故
四明山之翠竭也梅子真嘗避地焉相傳至今猶在子真
亦西漢之遺民耳先生採藥弄水之暇得無遇之而與之

吾懷集 四
吊古傷今歎則先生之年正未可知也雖然先生終不得與臯羽韶父諸人比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禹梅傳其家學以氣節發為文章吐言天拔出於自然照爛卷軸砥藝苑之橫流余且苦其軒車不容巷門庭無子真之跡矣

翁元鑑禪師語錄序

庚子征海之師望屋而食澤望於三溪口買潭上一園為太夫人避地之所余往來定省因得遊其左近山水去潭上二三里為向家衲有菴半草半瓦土人呼為草菴時克歸住之風景幽閒余與澤望數過之題詩壁間有墻下梅花五六樹庭前積雪兩二峯之句未幾澤望下世潭上園屬之他姓余之不至三溪蓋二十二年矣然自三溪來者

莫不言正定菴有禪師說法緇素翕集甲於姚江辛酉余謝吊入四明重過草菴即所謂正定也四眾和悅威儀肅然禪師出而酬對冷汰於物不强聒以佛法出其語錄讀之絕去枝蔓獨露真常視諸方東剽西剝拈綴成篇以就其聲價者方斯蔑如矣師之得此正非易易師叅養拙稍有入處於是離楚行脚至金陵叅覺浪至龍池叅萬如至會稽叅木陳至雪竇叅石奇至大雄叅玉林凡海內大宗師道價深重者無不咨決心要而後併當於噫公途畏峯澁惡聲毒棒其甘如薺方得有此成就古德於囚山苦竹之中得悟然後擔簦裹糧遠訪師資以求印可近日宗門其悟從爐鞴中排迤而出夫獨悟則無途轍從師則有門庭雖難易較然而根柢在志苟立志不堅自證者易忘排

吾懷集 百官雜考 五
定者助長均之有敝師求師之志堅忍如此宜其無所不
可也嗟乎儒者好自標榜而足不出於百里目不接一勝
友抱毛頭場屋之時文胸馳臆斷轉側於烟火血肉之間
田兒竈婦且測其底裏聞師之風亦可以愧矣

熊公雨殷行狀

熊公諱汝霖字雨殷世居餘姚之天花街祖某父某公登
崇禎辛未進士第授同安知縣爲政不避強禦直行己意
紅毛入寇公渡海敗之於下門考選戶科給事中辛巳江
南荒疫人死且半米價四兩有餘轉運不至命給事中七
人催督漕糧公當江南上江黽勉從事不使病民遼練正
耗二百四十一萬石如期而集沿途見聞無不入告上以
朝臣不足任使所用文武踰繩越契而左官外附之徒競

張空虛以邀榮路公以爲破格不如循常聽聲不如採實
武臣只用甲科行伍凡叙功御覽名色一切報罷會推大
將亦須保舉事敗連坐舉主庶杜債帥之門又言時值艱
難安危省括懸於督撫以臣裁量多不可以備倉卒也關
督范志完事口舌而習調欺順撫潘永圖何所優長况當
軍旅宣督江禹緒陽和兵諫風裁掃地宣撫李鑑忸怩小
利不持士節保督侯恂凡偶近器鳳督馬士英嫗媪名勢
秦撫蔡官治威恩淺薄襄藩陷而楚撫晏然南陽破而隕
撫無恙皖撫黃配玄僅百里之才保撫楊進非鎖鑰之選
臣非敢薄待天下士謂方今督撫盡皆非人大聲疾呼欲
使其內手捫心量力自陳耳力言孫傳庭不宜急戰不聽
而敗京師戒嚴公分守齊化門隨時條陳四月之間三十

餘疏皆切中機宜多所彈治上亦佳其敢言召對咨諏公
言行間諸臣去彼數百里而軍不敢一望顏行大約南去
則我隨其後北返則我出其前如厮隸之於貴官負弩前
驅望塵靡及耳兵士一聞督戰便洶洶欲叛如此則將不
能御兵何名爲將督師不能用將何名督師興言及此督
將之肉其足食乎巡按陳昌言奏淄川鄉官孫之獬夢關
壯繆語之爾等安心城守我以神兵出戰遲明瞻像汗下
如雨公言山東州縣十去七八而獨効靈一淄川壯繆正
神而獨降夢一之獬此何爲者乎之獬逆案中人士論棄
之豈神偏鑒之乎爲此言者不過欲借神異之說達其姓
名於御前以爲異日然灰之地縣官從而和之奇矣按臣
不加駁正而據以入告何異夢中說夢也竊謂淄川之夢
琢城之守同一機關遠法王欽若之閉門誦經近類揚嗣
昌之華嚴退蝗可怪也公於朝廷舉動失當知無不言言
無不痛熊開元姜垓兩給事之獄戴山全椒之去斷斷廷
諍不肯但已當時號爲能諫者亦必揣摩宛轉以納其說
而公之發言麤梗有敵以下所不堪受者有犯無隱蓋其
天性然也止以降謫而去烈皇可謂之能容諫臣矣公言
楊嗣昌負國尙未處分誰爲嗣昌畫練餉之策驅中原百
姓爲盜者沈迅也誰爲嗣昌運籌以三千守襄而賊以十
七騎入城遂出逃者余爵也誰爲嗣昌援引乙榜開府受
事卽敗者宋一鶴也情面賄賂斷送封疆二祖列宗之靈
能無飲泣地下乎執政旣苦其諂讓上以飲泣一語致怒
降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補原官轉吏科公言諸臣爭

誇定策罔計復讐處堂未已且爲闕穴始之武與文爭繼而文與文爭殿廷之上無人臣禮其言起阮大鍼也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寧博採廣搜求奇材於草澤胡執私違衆翻鐵案於丹書閣臣此舉無乃負先帝負皇上乎其言四鎮也一鎮之餉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卽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永此帶礪會堂奧之內而遠亦藩籬視之其言復厥衛也厥衛之害橫者借以樹威黠者因而牟利人人可爲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慘禍所不必言小民鷄犬亦無寧日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止有厥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新建每事持正其待同官嘗乏溫潤之色馬士英恨之使其門客朱統鑣造作飛條跳梁大叫公言么膺小臣爲誰驅除聽誰指使上章不由通政

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勅斜封端自此始可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又言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迹誰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先帝委任勲臣而京營銳卒徒爲寇藉先帝旁寄內臣而開門延敵反在禁旅先帝不次用人而邊材督撫首施兩端超遷宰執羅拜賊庭思先朝之何以失卽知今日之何以得九月出差陛辭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官府之間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庭推四品監司竟晉詹端之席追贓定罪無煩司寇之章雖然睿斷之無私未免群情之共駭况乎蹊徑疊出謠詠繁興一人未用便日滿朝爲黨人一官外遷輒訾當事爲可殺市井狡獪耽耽得官呈身應募以備推刃上變之用者環伺而待發逐客之令時聞翩翩之鄰

未已假然而隻手足戡禍亂群小可致太平即使驅除異
已別用同心吾輩自然退聽其奈總總報復切切更張置
國卹於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打成一
片富貴世界六朝佳麗復見今時昧卻晉宋梁陳後來一
段公案也其時黃耳鼎陸朗方以例轉傾側孽臣謹曉冢
宰朗出餞公適即抄傳至朗讀公疏一字一擊節及至一
官外遷二語聲忽中止相對默然會稽之守畫江而營公
之意欲令諸師畢渡沉舟破釜爲不返之計如其不濟則
亦入千子弟豈復東還五百島人不脫劔鏑而已身提孤
旅不滿千人從小豐渡江扎喬司倡率群帥而皆契需觀
望無一應者公進至海寧集其父老豪傑激揚忠義辭酸
淚血聞者莫不感動旅拜轅門者且萬人別營伍分汛地

以本邑進士俞元良司餉指揮姜國臣主兵浙西塵起沿
海烽燃一時號之爲熊兵公大小數十戰親臨矢石累經
覆沒志氣不爲之少衰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
督義師亡何而閩使劉中藻至欲以江上之師受其約束
行朝洶洶且議開讀之禮監國亦將退就藩服獨公持不
可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意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
功者王定論不磨若我兵能復杭城便是中興一半根脚
此時主上早正大號已是有名較之閩中乘時擁戴奄有
閩越者規局更難例論千秋萬世公道猶存若其不能而
使閩兵克復武林直趨建業功之所在誰當與爭此時方
議迎詔亦未爲晚自公此議出人心始定閩使始返丙戌
六月朔浙河兵潰公扈監國由海道至閩而隆武走死郡

吾懶集 百官錄之卷 九
縣已皆降附上以公爲東閣大學士會兵於長垣分道攻
取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戊子上在閩安鎮時國事
皆專於鄭彩彩暴橫公每折之以禮彩與定遠伯周瑞交
惡公票擬恒右瑞彩積恨之旣而彩與義興伯鄭遵謙爭
商舶嘗恐謙之襲已公自閩安至琅琦休沐守琅琦者彩
之裨將李茂也與公奴子爭口元夕熊鄭兩家同郡問
遺茂卽以合謀告彩公遂爲彩所害并其幼子投海中公
報國之心九裂不恨然吳鉤枉矢飛火狂濤皆鑒公之忠
全軀橫海之鯨而受制於螻蟻謂之何哉夫神器流離草
創未有成緒公何不引閩師爲助而分唐分魯自開瑕隙
議者以公爲闇昔梁元帝以簡文制於賊臣太寶改元卒
不遵用逮侯景授首而後焚柴頒瑞隆武之制於鄭氏猶
侯景也公而奉詔亦豈能轉其斗粟發其一甲乎徒使江
上離心行間之精神徒爲福京之媚悅耳此舉固與元帝
無異也然則公何不勸監國卽真以繫波蕩之人心議者
以公爲迂昔光武旣貳更始遲之一年河北旣平而後受
命事之無成天也天若假其始願焉知卽非白水嗟乎踵
百王之末當陽九之會帝昞帝昺何益於運數監國不稱
位號涉川龕暴力絕而亡畱此無利天下之心皎然千古
其視受終如敝蹤也公之所慮不亦遠乎公子茂鼎介余
族叔應蛟求序公事公魄不返公竟無廟幽銘陽碣無地
可施爰撰行狀一通移之史官以爲列傳之張本也

王義士傳

萬公擇范國雯自淮上返得王義士事甚奇曰非先生之

文不足發之作王義士傳

王台輔字贊化別號象山下邳人也家世農台輔始入太學爲諸生烈皇誅逆奄未幾復用奄人觀軍籌食探湯敗事之後遂使五岳三途並淪寇竊台輔草書萬言誓募入京欲上之而都城已陷痛哭南還搆一利刃自隨曰吾以此堪賊之胸耳聞者笑爲何等腐生史公可法躋其志造廬訪之時台輔臥病起而爲公設食葱湯麥飯泰然無有不足公太息而去御史王燮東平侯劉澤清會於睢寧具食與樂台輔斬衰直入慷慨語曰海內版蕩宗廟播遷此公等嘗胆斷指食不下咽時也而置酒高會乎左右欲鞭之燮曰此狂生也扶而去之大兵南下台輔遮之於辛安欲叩親王之馬爲前駟所阻有降將問所欲言台輔曰大

國爲明報讐恩至渥也江南一塊土不過千里捐此撮爾畱爲杞宋於大國無秋毫之損千秋萬歲誦義無窮計不出此無乃爲德不卒乎降將掩耳疾走軍旅助勳亦不通其爲何語台輔計無復之南都旣覆台輔泫然流涕曰吾誰氏之民也而可使食有他粟起視其廩尙有餘粟曰此吾之所樹也畢此而死亦未爲晚丁亥某日粟盡集其鄰里鄉黨濯衣幅巾大呼烈皇北面再拜自罄於象山之樹聚觀者無不慟哭失聲是時有僧過之持鞭而指台輔曰丈夫死宜也惡用是彌街絕里眩曜於人乎後數月渡河來者言石屋寺一僧僵立而死有鞭在其側始知僧言不妄發也台輔爲人重然諾家貧而喜周人之急淮陰李杜若應試不能辦裝台輔心許之而未結言杜若死往赴叩

喪改以爲賻。織芥之善。咨嗟不置於口。一言不及。義移坐
面壁。以是不爲人所親。太史公謂伯夷。義不食周粟者。蓋
伯夷先時歸周祿。以養老。隱于首陽。始不受祿。故謂之不
食周粟也。若以率土之粟。卽爲周粟。則薇與粟。何擇焉。台
輔之法。伯夷無乃誤乎。近聞一事。亦相類。溫州有徐氏者。
丙戌間。約其徒侶數十人。農鎖塵需。苟完麤備。躋雁山之
頂。架屋數十。塞斷道路。以擬桃源。去今三十餘年。無人知
其生死如何也。夫桃源亦淵明之寓言耳。今武陵之桃源。
無人不可到。而云漁人復往。迷不得路。豈其秘於昔。而顯
於今。與其說旣窮。則以黃道。眞實漁人。與劉阮無異。非人
間世所有。是徐氏之擬桃源。亦誤也。雖然。血性流行。新陳
百變。古之所無。不妨有之。古之所虛。不妨實之。王徐二子
之事。不恨今人不見古人。而恨古人不見今人也。抑亦可
謂善學古人者矣。

清化唯峯巖禪師塔銘

湛然澄公。博山來公。中興曹洞之宗。來公之道。傳於江廣。
天然淡歸。爲最著。澄公之道。則吳越爲盛。余生也。晚不及
見。澄公其門弟子。多得而受之。如瑞白雪公。戒珠欵對爾。
密復公。東山信宿三宜孟公。則西湖月舫葛嶺韻脚。往往
同之。且從容約誓。火浴之後。揚灰湖水。居士當爲我波土
之銘石。雨方公。不道人。日每歎其奇險。其能中興曹洞者。
豈偶然哉。師爲復公法嗣。諱淨巖。字唯峯。荊州松滋張氏。
父松。卽母李氏。夢青蓮生於階下。覺而馥郁滿庭。七日不
散。師始生七歲。而孤。稍長。卽欲出家。年十三。依邑中靈湖。

寺僧恒覺祝髮未幾慨然有尋師求道之志抵金陵謁博
山師方入戶山問如何大地無寸土師惘然山卽喝出疑
情愈熾寢食俱廢相依二載乃去而之金粟叅密雲悟公
雲巖冷孤硬機鋒不可觸師胸中憤悱不能自抑直前咨
叩累遭痛棒一夕夢中聞開門聲泚然汗下起而通悟雲
復打師云打卽任打要且瞞某甲不得雲連棒打出與同
學避暑龍居爲不語關脇不沾席如臨鋒鏑自誓大事不
明終身杜口偏塞之際聞堂外碎碗爭詈胸中豁然乃爲
偈曰打破常住碗還從常住討相逢不相識空自生懊惱
從此機如掣電語愈朗烈遍走諸方以求卽可雪庭信磬
山修弁山雪無不以作家目之始進龍須習靜禪子自外
來問如何是住山事師云爐燒楮火問客來如何祇待

師云鑛煮野芹湯僧云不虛住山師打云者裏無你插脚
處僧禮拜便去師聞爾密道價傾東南所止卽成法窟渡
江從之密問石傘峯前一溪水有時波浪滔天有時涓滴
全無汝作麼生會師云情知和尚有此機要密打云前山
猶自可後嶺更峻嶒師云白雲來碧岫明月下遙天密云
武林禪客多弄虛頭師云不逢別者終不開拳密便打師
禮拜遂依止座下密以從前公案一一勘詰謂卽今事作
麼生師云木上座通身是眼密云總沒交涉師云南山圍
裏曾刈茅密云莫道無事好打出方丈於是一往悟迹滌
盡潭清又數年始付衣版密入滅遂繼席東山上堂云天
寒古木暮無鴉風重霜嚴事更加石女夜來情未歇隔山
舒指弄琵琶叢林傳之以爲洞宗本色繼住會稽普濟江

陰芙蓉復返東山值兵火括地師以智力綢繆魚螺無恙
一時失職儒紳藉爲虎落移住梅市之彌陀席未煖而天
樂鄉人夜聞妙樂之音發自空山故老曰此古清化寺址
也其重興之兆乎相與迎師開山四方雲集響應金穀之
施與瓜菓之供養反有過承平之時數百年鹿場虎穴幻
爲寶坊雲門顯聖寺湛然之祖庭也三宜退院繼之者難
其人僉以非師不可師領衆設法清規嚴整五年之內不
失尺寸退居峽山築慧華精舍棲笠以老康熙甲辰又六
月六日示寂世壽七十僧夏四十五奉全身塔於清化寺
之後記蒞弟子二十四人戊戌巳亥間師至化安山來見
真率自然有山林枯槁之色初不似從累坐道場來也去
今二十餘年其嗣法弟子翁元鎧出所著行狀乞銘今日

五家宗派存者唯臨濟曹洞皆起自中衰而近世禪者兩
相訾訾然其分濟分洞不過從源流而言之耳問其如何
而爲濟如何而爲洞摘索悟由刻畫淄澠恐當身亦未辨
也有問泗州大聖爲什麼向楊州出現燈頭聰曰君子愛
財取之有道祥菴主聞之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覺範亦
言石霜父子兄弟語言行履如形著影出聲呼谷應由此
言之各家自有家常茶飯嫡骨受用也昔蕭穎士有同舟
訝其狀貌類鄱陽王王乃穎士七世祖同舟曾盜發其墓
故識之夫祖孫相似盜且知之况其門內乎余是以疑當
世之門戶也翁元之序漏泄家風余是以銘之銘曰
宗風之盛建立五宗天上人間海藏龍宮今亡其三畱者
洞濟初不因此佛法衰替中興洞宗實惟湛然於爍禪師

吾懷集
是為再傳六坐道場鐘板浹洽林花水鳥亦皆說法不觀
清化誰名天樂宮商久啞忽動鼓角刪除蓬梗化為廣蔭
數百餘年師來應識上長松栢下長髮爪突兀寒山不淪
空宵

鄭玄子先生述

君諱鉉字玄子鄭氏浙之錢塘人孔肩先生之子也崇禎
間武林有讀書社以文章風節相期許如張秀初岐然之
力學江道閣浩之潔淨虞大赤宗政仲皜宗瑤之孝友馮
儼公宗之深沉鄭玄子之卓犖而前此小築社之聞子將
啟祥嚴印持調御亦合併其間是時四方社事最盛然其
人物固未之或先也癸酉秋冬余至杭沈崑銅沈眉生至
自江上皆寓湖頭社中諸子皆來相就每日薄暮共集湖

舫隨所自得步入深林久而不返則相與大叫尋求以為
盟噓月下汎小舟偶豎一義論一事各持意見不相下聞
聲沸水蕩舟霑服則又闌然而笑三峰開堂淨慈一默為
首座君機鋒相觸奪其竹篋欲打擬議不果余曰鴨子早
已過新羅也君為之一笑明年余過湖上崑銅又在江右
劉進卿秋浦吳次尾亦至夕陽在山余與崑銅尾舫觀劇
君過余不得則聽管絃所至往往得之相視莞爾一日崑
銅訴分宜於座進卿爭之至於搥拳惡口余與君解去其
夏余自太倉返與君宿於仲皜水閣談至夜分水鳥驚起
戛然長鳴丙子余寓表忠觀前與南屏相近儼公秀初二
虞皆住南屏君亦日日過從余弟澤望豪爽不羈夜半掉
船湖中高吟長嘯沿湖群犬齊吠若豹僧西吾牧齋客也

吾懷集 百官續文 卷之四
凡社中之人無不網羅以去戊寅君與儼公渡江訪余村路泥滑同來沈長生不能插脚君笑言黃竹浦固難於登龍門也乙酉五月邂逅秀初道閤及君於熊魚山座上從此讀書社之緣絕矣湖山如故其猶足樂耶子將印持儼公二虞已前死秀初改名濟義道閤改名濟月迹之釋氏君亦變姓名不知去於何所有疑其慷慨致命死於鐘鼓者夫安仁之敗登山有疆場之責尚未卽死君以朝不坐宴不與而強叅烏合之事乎有疑其不食周粟而死者夫夷齊之所以爲夷齊只在窮餓節如是止矣豈以沾沾一死爲快也有疑其亡命爲僧隱而不出者夫敬業賓王刊章名捕君非有是也何因而亡命就使爲僧搥鼓白椎不能不受叢林之牽挽矣君本青雲豪士志在用世一擊不中飄然遠去豈復又縈於塵網以取挨肩疊足之辱乎謝臯父以子麤達時務委而出遊終臯父之世未嘗與子相聞也君之子淵淵成名士灑掃庭內復何可慮君之不返流俗以爲怪君子以爲非已甚也淵之子薦述父之言曰聞汝祖在上柏山中有人遇之究不可跡余邑人韓貞武久於上柏余以薦言告之貞武曰疇昔周旋初無鄭某意者其變姓名乎薦旣不敢釘覓於棺閉神於槨用委巷之禮以施表誌來請家傳余因倣李文公陸欵州述例旣以慰薦且麤見讀書社首尾始知先友之風流非今人所有也

唐氏家譜序

沈約魏收爲史自叙其先世附合垂謬人以謂誣其祖也

吾懷集 南宮經文集 二
故序家譜者未有不以此爲戒是故誣祖之罪甚於忘祖
然今日譜之爲弊不在作譜者之矯誣而在僞譜之流傳
萬姓芸芸莫不家有僞譜歐陽文忠曰渤海之後獨見於
今然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蘇文公曰自益州長史味道至
吾之高祖其間世次再不可紀夫歐蘇二氏其源流歷然
者尚有不可紀之世次而僞譜不問其地之南北不考其
年之上下一概牽合某世以至某世繩聯珠貫至使祖孫
倒置蛇首人身其有名公墨蹟內府璽書者尤市見之狡
獍無識之世寶也嘗見一巨子構得僞譜視爲信貨據之
以改舊本不亦冤乎夫世之爲巨子者多矣然亦不始於
近世也六朝碑版實爲濫觴如庾信銘張則原張仲張談
碑辛則援辛有辛寥徐陵言侯氏則美夷門序歐陽則引
渤海斯乃眩詞滅質徒駟烟墨又何怪凡偶之不能質確
乎武林唐殿宣聖廢廷陳從余遊出其家譜請序唐氏爲
直臣子方之裔其世次不可紀其可紀者殿宣以上九世
耳吳興固有唐氏譜自陶唐而下凡百世其世次縷觀古
今唐姓之顯者燦然一貫殿宣以爲僞故不從而別自成
之殿宣之識可謂加人一等矣或曰唐氏九世始遷之祖
也祀可止於是譜不可止於是也曰歐陽氏之譜亦九世
蘇氏之譜止五世何謂其不可也或又曰唐氏九世以上
其顯者如林胡僅存其隱約者乎曰余觀李空同之譜其
傳四世之事不越農瑣彼以門第相高者豈能及之二惠
兢爽是在殿宣兄弟而已矣

二欠詩

昔住雙瀑院，烟火無交涉。眼自空中放，耳被水聲壓。春米聽寒鴉，水碓無輪闌，更任野鴨終朝不開口。天然自妥帖者名鴉。秋雲墮鳥背，土竈封溪摺。山鼠小兒長，共我燒落葉。我意清如許，僧笑藏書篋。擾擾盡陳人，何不憚應接。高揖謝聖賢，單丁上巖磔。丈夫足與日，豈為城市設。緬懷五岳遊，四十常切切。擬將一笠去，鶴影橫江管。日計三十里，一年萬里閱。浸假得三年，我事已可闕。歸來再讀書，眼界自然別。此願不能果，吾母年已耄。日月非吾有，亦焉敢私竊。不幸母棄養，老矣吾蹙躄。奈此赤稍鯉，甕中耐屈折。

撰杖集目錄

南雷文案三刻

魏子一墓誌銘

荅萬克宗雜問

再荅萬季野喪禮雜問

陳葦庵詩序

張南垣傳

柳敬亭傳

李因傳

萬履安詩序

張心友詩序

姜紫垣墓表

張澹若傳

續葬書問對

論明史理學傳書

蔣氏三世傳

萬克宗哀辭

復秦燈巖書

與顧梁汾書

書仁宗皇后事

萬克宗墓誌銘

撰杖集

南雷文案三刻

學人楊中默編次

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誌銘

天啟朝以攻逆奄而死者一十有三人其後人爲世所指
名者唯黃魏兩家李賊陷都城子一死之是亦可以免於
疑論矣顧四十年以來子一之大節尚然沈滯則黨人餘
論。錮。之。也。乾。坤。未。毀。所。賴。吾。黨。清。議。猶。有。存。者。子。一。以。同
難。視。余。猶。弟。余。老。矣。可。不。及。其。未。死。披。發。白。日。乎。子。一。之
子。札。以。墓。銘。來。請。亦。復。何。辭。子。一。諱。學。濂。別。號。內。齋。魏。氏
吳。之。舊。姓。世。爲。嘉。善。人。曾。祖。祥。祖。邦。直。皆。贈。太。常。寺。卿。父
諱。大。中。吏。科。都。給。事。中。以。直。諫。死。謚。忠。節。妣。錢。氏。封。淑。人
忠。節。有。才。子。三。人。長。學。泚。字。子。敬。所。謂。魏。孝。子。也。次。子。一

次學洙字子聞子一風神傑出少受學于子敬卓犖不羣年十六應試邑令康元穗奇之使冠多士不因忠節在要位也乙丑忠節受難孝子捐生遺孤滿室追吏坐門子一紹述荒屯輸寫心力破巢之下復有完卵逆奄伏誅忠死之家哀榮已備而導之典獄者阮大鍼傅槐方改頭換面捲土重來子一刺血上書申復讎之義天子愍然爲之動容下其章大鍼久依城社不畏薰燒僅以考功之議上子一復上疏力爭卒麗丹書同難諸子先後謝恩闕下余年最少共推子一爲文設祭詔獄中門讀文未畢莫不在哭觀者亦哭左右入告烈皇烈皇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甲戌葬忠節迎戴山夫子題主會葬者千人子一布置閑通不露貧狹吳子逞陳幾亭皆子一姻家因請戴山講學於丙舍讀書柳洲與長洲薄子珏務爲佐王之學兵書戰策農政天官治河城守律呂鹽鐵之類無不講求將以見之行事逆知天下大亂訪劍客奇才而與之習射角藝不盡其能不止直指督學行部謁廟講書故事籤抽一二諸生敷演儀文子一不待宣及奮袖橫經以古義實今事利害之興作吏治之循墨昌言無所隱避聞之莫不震動主者唯唯不能不爲理奪也是時場屋之文競學浮麗爭爲闡緩子一造于疏通廣博之域脫稿流傳然子一孤行一意不肯附會婁東二張主張復社士集其門者如燕雀子一多相靳故卽虞山古文未嘗以一代作手歸之其所奉手摳衣者戴山一人而已乙亥特詔選士子一舉第三一時同志之士想望其出以爲世用壬午舉應天鄉試明年登

進士第改庶吉士寇患已深子一多所建白請援靈武舊
事出太子討賊請號召三輔義勇入援范文貞言之天子
而烈皇菁華已竭但有周章托之空言已矣京師既陷子
一謂其同志曰吾輩自分唯有一死然死有三節目先帝
上升之日一也發喪之日二也李賊卽僞位之日三也前
此二者今已不及以彼篡位之晨爲吾易簣之期耳此言
之魯先是子一與容城孫鍾元密結義旅劫其不備賊中
季亦頗有願內應者故子一遲遲以待其至久之音塵斷絕
賊黨勸進將以四月二十九日燔燎告天以正號位子一
曰吾死晚矣以其日賦詩二章自縊死距生萬曆戊申九
月二十八日年三十七配陳氏戊午解元山毓女子三人
允枚順治戊子舉人允札增廣生允桓庠生女一人壻徐

之陵孫男八人儒烈儒燾儒燾儒燕儒然儒魚儒庶儒秋
孫女五人曾孫一人所著有內齋集十卷日知錄五卷藏
於家當子一之未死也同邑忘之者造作飛條言其傾側
荒朝不持士節阮大鉞時方得志附益增張以報血書之
役君子亦多信之未幾而子一死君子之惑雖解而蓋棺
之榮不及貞元朝士今已無多孰爲之激昂而樂道者嗟
乎子一大槩欲爲人所難自傷家難則羸衣覈食誓終天
年母病未瘳則割臂投羹助彼方劑十八年流離之門戶
霜母在堂昆弟都盡一解褐之書生未與國事柴也其來
未始爲過而子一堅心致命不欲以常人自居亦可以諒
其志矣向使妖讒不起則與倪范諸公同騎箕尾夫又何
說顧子一所以致此者亦自有故子一上書見知于天子

銳意問學遠駕經生先友宿艾望風推服莫窺其底裏加之旁通藝事章草之書倪黃之畫陽冰之篆孤姿絕狀觸毫而出無非詩書之所融結學侶挹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絕一時盛名無出其右子一亦未免矜貴自喜不知盛名之難居也且子一雖學於叢山其所重却在經濟上此便是功利之學既與倪范諸公同是一死而牽挽于密約不得自由亦是功利誤之此則可爲子一惜也然子一實有過人者余束髮交遊所見天下士才分與余不甚懸絕而爲余之所畏者桐城方密之秋浦沈崑銅余弟澤望及子一四人五行一覽半面十年漁獵所及便企專門天生此才僅供喪亂之摧剝乃使頑鈍如余者執簡而拾其後可愧也夫銘曰天降逆菴繼之賊李蕩覆乾坤泯絕綱紀於戲忠節忠於天啟於戲子一忠於末祀前有其父後有其子一家之禍千秋之美三十九年余始作誄彼黨人者已如屠豕

答萬充宗問鄉射侯制

按于侯之制。中方十尺。鵠方三尺三寸三分強。上躬崇二尺。廣二丈。下躬亦崇二尺。廣二丈。上舌崇二尺。廣四丈。下舌崇二尺。廣三丈。自上綱至下綱。凡一丈八尺。參侯鵠方四尺六寸六分強。中方一丈四尺。上下躬各廣二丈八尺。上舌廣五丈六尺。下舌廣四丈二尺。躬舌之崇皆各二尺。與于侯同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二尺。大侯中方一丈八尺。鵠方六尺。上下躬各廣三丈六尺。上舌廣七丈二尺。下舌廣五丈四尺。躬舌之崇。三侯一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六尺。三侯之崇。廣如此。于侯下綱去地尺二寸。高一丈九尺二寸。參侯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高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大侯下綱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高

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張侯之高下如此來書躬崇廣方
 三丈據干侯而言中棲於躬之正中中掩躬十尺則躬之左右
 合二十尺上下亦然非也中與躬舌皆是單幅但上下聯
 屬耳若中掩躬則夾幅矣中之左右無躬焉得有合二十
 尺上下之躬各二尺亦不得云合二十尺所謂倍中以爲
 躬者言其廣不言其崇也來書躬方三丈上舌倍之當六
 丈而止五尋者置中所棲之十尺不倍夫躬廣二丈上舌
 倍之廣四丈本是直截不倍中棲無乃曲說乎吾兄認廣
 爲崇由是於鄭說多所齟齬故疑三侯躬舌各二尺與倍
 中爲躬倍躬爲舌之文不相合也若如兄言以崇計之則
 干侯中一丈上下躬各二丈上下舌又各四丈是一十三
 丈矣寧可通乎劉公是勾股之法人去干五十步通步爲

五尺

古法五尺爲步

得二百五十尺干去參二十步通爲一百尺

干高一十九尺二寸目高七尺自目至參三百五十尺以
 干高目高相較得一十二尺二寸以干目較乘目至參得
 四千二百七十以人去干除之得一丈七尺五分寸之四
 加目高七尺共二丈四尺五分寸之四必如此數方能見
 之今參侯之鵠去地一丈九尺二寸則鵠爲干高所掩其
 說是也但記言射自楹間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射
 位在堂上以堂高目高計之爲一丈四尺干侯高一丈九
 尺二寸則干侯之高於目五尺二寸耳且去之五十步何
 患不見參鵠哉始知公是之說非也鄭氏解經間有穿鑿
 然去三代不遠制度猶有存者無容輕議耳

問金奏肆夏之三

劉公是曰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夏云金奏。文王云工歌。則九夏乃有聲無辭者也。按樂有間有合。間者。堂上堂下。一歌一奏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並作。歌者人聲。奏者樂聲。歌奏皆有辭。此之金奏。亦如琴之有操。笙之有詩。焉。可謂之無辭哉。但奏與歌不同。孔穎達於金奏工歌。渾而爲一。云晉人作樂。先歌肆夏。次歌文王。則非也。

問左傳文元年孔疏云。古今曆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章閏而一。所得爲積月。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也。此數言義有未解。求詳示四分曆推閏月所在。以閏餘減章法十九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閏七得一。爲積月。天正起算。積月盡爲閏月。減字誤滅。故難解也。

問從來言地勢者。謂北高南下。春秋桓三年日食。孔疏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按日月麗天。何以亦分北高南下。曆家言日高於月。謂月在日南。日非則可謂北高南下。似不可豈以北極出地。南極入地。天形如倚蓋。日月亦因之。高下乎。

按孔疏所云。此言緯度也。月在日南。謂之陽曆。月在日北。謂之陰曆。其所謂高下者。止據日而言。日以南爲下。以北爲高。月輪之下於日。甚遠。豈能高於日哉。

問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二。先儒咸謂日無頻

食法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
 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頻食亦入限
 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
 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

沈存中云衛朴精於曆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過得
 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
 一食今古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王伯厚之言本此愚按襄

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
 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曆家如姜茷一行
 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巳酉中積六
 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步至九月定朔四
 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

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
 七刻已過交限故姜茷一行之說為是西曆則言日食之
 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
 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巳酉九月朔交周○宮○九
 度五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
 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
 五入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
 知衛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
 入食法按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
 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
 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朴於
 其不入食限者自謂得之於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

何說也

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諸家皆以卒哭為祭名唯敖繼公謂卒哭即三虞之祭儀禮言三虞卒哭蓋於三虞之日即卒無時之哭故謂

三虞為卒哭非別有祭某參考禮文頗以其說為是

以三虞卒哭同是一事者乃先儒之舊說不始於繼公也

鄭氏始別明卒哭與虞不同據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

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九月

而卒哭是三虞與卒哭不同一事之證也又雜記云上大

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犴牲

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是卒哭之祭重於虞祭之證檀弓云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

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言與雜記相合觀

此則鄭說爲長

諸家皆以禫爲祭名近見方履中古釋疑稱密之先生之說謂禫乃除服之名非祭名儀禮祝詞初虞曰禘事再虞曰虞事卒哭曰成事小祥曰常事大祥曰祥事而禫獨無所言又戴記言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何以止有練祥而無禫其說如此某又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禫在二十五月喪事先遠日此一月之中旣於下旬十大祥之祭不數日而又行禫祭有是禮乎

按喪服小記期而祭禮也期而除服道也祭不爲除喪也則祭而除喪在練已然不別立名也安得於祥祭復重一禫以爲除服之名哉且古禮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

訖朝服縞冠四也踰月吉祭之冠朝服五也旣祭玄端而居六也不比今人從喪至吉一服而已除則竟除無漸次也密之以今事釋古禮疏矣其以祝詞無禫祭爲據卒哭之後尚有耐祭亦無祝詞豈可亦謂無耐祭乎又言三年而後葬者再祭止有練祥而無禫祭夫再祭之中且無虞耐何獨於禫而疑之卽如兄言禫在二十五月亦未爲得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是矣人之哀樂原非截然喪旣畢而餘哀未忘有禫祭以表之此居喪之餘也若謂禫是除喪之名則祥祭已除喪矣何以復曰中月而禫哉中月而禫自是與祥間隔一月此二十七月也唯是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初讀而疑之以爲是月者祥之月也繼而思之是月禫徙月樂不連上爲文蓋爲是月禫須徙月

而樂也如是則可通矣

儀禮言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特牲饋食命筮之詞言祖而不及配正與此合諸家因為禫月合祭祖考之時但祭祖而不以妣配某謂儀禮所言未配蓋禫月而遇祖廟吉祭不以新死者配食於祖而非妣之不配祖也且特牲乃士之常祭非止禫月之吉祭豈可因其不言配而謂常祭亦不祀妣乎

按特牲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士祭祖禴少牢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禴皆屬吉禮無所分別於喪無與今以特牲不言如配少牢言如配遂牽特牲於喪禮之下豈特牲專為禫月而設乎豈特牲與少牢有所分別乎鄭氏亦自相矛盾矣蓋自卒哭而祔新主不返於寢其蒸嘗

行于祖廟者新主雖在不以配食三年之喪未畢皆然今在禫月則喪畢似可配矣而曰猶未配者乘喪未畢而言也按齊王儉云朝聘蒸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

陳韋庵年伯詩序

風自周南召南雅自鹿鳴文王之屬以及三頌謂之正經
懿王夷王而下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此
說詩者之言也而季札聽詩論其得失未嘗及變孔子教
小子以可群可怨亦未嘗及變然則正變云者亦言其時
耳初不關於作詩者之有優劣也美而非諂刺而非訐怨
而非憤哀而非私何不正之有夫以時而論天下之治日
少而亂日多事父事君治日易而亂日難韓子曰和平之
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
好向令風雅而不變則詩之爲道狹隘而不及情何以感
天地而動鬼神乎是故漢之後魏晉爲盛唐自天寶而後
李杜始出宋之亡也其詩又盛無他時爲之也卽時不甚

亂而其發言哀斷不與枯荑變謝者亦必逐臣棄婦孽子
勞人愚慧相傾昏算相制者也此則一人之時也蓋詩之
爲道從性情而出人之性情其甘苦辛酸之變未盡則世
智所限易容埋沒卽所遇之時同而其間有盡不盡者不
盡者終不能與盡者較其貞脆謝臯羽鄭所南同爲亡宋
之人臯羽之詩皎潔當年所南沉井之時年四十三歲至
七十八歲而卒沉井以後三十五年豈其斷手絕筆乃竟
無一篇傳者苟其井渫不食羶羊失護寧保心史之不終
錮乎詩之爲教溫厚和平至使開卷絡咎寄心真漠亦是
甘苦辛酸之迹未泯也陳葦庵先生風度閒綽早優名輩
詩情所結若開金石曾靡榛蹊其對揚恭紀諸詩與早朝
大明宮賈杜王岑並稱典雅逮夫笙管革文先生流矢影
風顧有憂色一唱三歎淒入心脾讀之者但覺秋風膠慄
中人肌膚方其悲樂相生掩卷不能會何忌諱之可言乎
此一人之身而正變備焉者也令子同亮刻之問序於余
同亮方集春秋傳註數十家衷其醇疵詩亡然後春秋作
亦知詩之有不亡者乎不必舍先生之詩而別求也

張南垣傳

古今之事後起之勝於前者多矣故烹飪起於熟石玉輅
基於椎輪卽如畫家有人物有山水漢唐以來梵天帝釋
聖主名臣之像皆以繪畫其後稍稍通之而爲塑土範金
搏換元劉元欲造嶽廟侍臣像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閱
秘書圖書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
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卽日成以此知雕塑之出於畫也然
畫師之名者不勝載而塑工之名者一二耳至於山水能
妙神逸筆墨之外無所用長未有如人物之變而爲塑者
則自近日之張漣始張漣號南垣秀水人學畫於雲間之
某盡得其筆法久之而悟曰畫之皴澁向背獨不可通之
爲疊石平畫之起伏波折獨不可通之爲堆土平今之爲

假山者聚危石架洞壑帶以飛梁蠹以高峯據盆盎之智以籠岳瀆使入之者如鼠穴蟻垤氣象蹙促此皆不通於畫之故也。且人之好山水者其會心正不在遠於是爲平岡小坂陵阜坡陁然後錯之石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是乎奇峯絕嶂纍纍乎墻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脉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犬牙錯互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溪斷谷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岸迴沙邃闢雕楹改爲青扉白屋樹取其不凋者石取其易致者無地無材隨取隨足或者以平泉爲多事朱勗真笨伯矣。當其土山初立頑石方驅尋丈之間多見其落落難合而忽然以數石點綴則全體飛動若相唱和荆浩之自然關同之古淡元章之變化雲林之蕭疎皆可身入其中也。漣爲此技旣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割手之日亂石如林或卧或立漣躊躇四顧主峯客脊大礮小礮皆默識於心及役夫受命漣與客方談笑漫應之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所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人以此服其精漣爲人滑稽好舉委巷諧謔以資撫掌梅村新朝起用士紳餞之演傳奇至張石匠伶人以漣在坐改爲李木匠梅却故斬之以扇确几贊曰有竅闕堂一笑漣不荅及演至買臣妻認夫買臣唱切莫題起朱字漣亦以扇确几曰無竅滿堂爲之愕聆梅却不以爲忤有竅無竅吳中方言也。三吳大家名園皆出其手其後東至于越北至于燕請之者無虛日漣有四子皆衣食其業而叔祥爲最著。

柳敬亭傳

余讀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記當時演史小說者數十人自此以來其姓名不可得聞乃近年共稱柳敬亭之說書柳敬亭者楊之泰州人本姓曹年十五獷悍無賴犯法當死變姓柳之盱眙市中爲人說書已能傾動其市人久之過江雲間有儒生莫後光見之曰此子機變可使以其技鳴於是謂之曰說書雖小技然必勾性情習方俗如優孟搖頭而歌而後可以得志敬亭退而凝神定氣簡練揣摩期月而詣莫生生曰子之說能使人驩哈嗚噓矣又期月生曰子之說能使人慷慨涕泣矣又期月生喟然曰子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蓋進乎技矣由是之楊之杭之金陵名達于縉紳間華堂旅會閒庭

獨坐爭延之使奏其技無不當於心稱善也寧南南下皖師欲結歡寧南致敬亭于幕府寧南以爲相見之晚使叅機密軍中亦不敢以說書目敬亭寧南不知書所有文檄幕下儒生設意修詞援古證今極力爲之寧南皆不悅而敬亭耳剽口熟從委巷活套中來者無不與寧南意合嘗奉命至金陵是時朝中皆畏寧南聞其使人來莫不傾動加禮宰執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稱柳將軍敬亭亦無所不安也其市井小人昔與敬亭爾汝者從道旁私語此故吾儕同說書者也今富貴若此亡何國變寧南死敬亭喪失其資畧盡貧困如故時始復上街頭理其故業敬亭既在軍中久其豪滑大俠殺人亡命流離遇合破家失國之事無不身親見之且五方土音鄉俗好尚習見習聞每發

一。聲。使。人。聞。之。或。如。刀。劍。鐵。騎。颯。然。浮。空。或。如。風。號。雨。泣。
鳥。悲。獸。駭。亡。國。之。恨。頓。生。檀。板。之。聲。無。色。有。非。莫。生。之。言。
可。盡。者。矣。馬。帥。鎮。松。時。敬。亭。亦。出。入。其。門。下。然。不。過。以。倡。
優。遇。之。錢。牧。齋。嘗。謂。人。曰。柳。敬。亭。何。所。優。長。人。曰。說。書。牧。
齋。曰。非。也。其。長。在。尺。牘。耳。蓋。敬。亭。極。喜。寫。書。調。文。別。字。滿。
紙。故。牧。齋。以。此。諧。之。嗟。乎。寧。南。身。為。大。將。而。以。倡。優。為。腹。
心。其。所。授。攝。官。皆。市。井。若。已。者。不。亡。何。待。乎。

偶見梅邨集中張南垣柳敬亭二傳張言其藝而合于
道柳言其參寧南軍事比之魯仲連之排難解紛此等
處皆失輕重亦如弇州誌刻工章文與伯虎微明比擬
不倫皆是倒却文章家架子余因改二傳其人本瑣瑣
不足道使後生知文章體式耳

李因傳

李因字今生號是菴錢塘人生而韶秀父母使之習詩畫
便臻其妙年及笄已知名於時有傳其咏梅詩者一枝留
待晚春開海昌葛光祿見之曰吾當為渠驗此詩識迎為
副室崇禎初光祿官京師是菴同行禁邸清嚴周旋硯匣
夫婦自為師友奇書名畫古器唐碑相對摩玩舒卷固疑
前身之為清照暇即潑墨作山水或花鳥寫生是庵雅自
珍惜然脫手即便流傳癸未出京至宿遷猝遇兵譁是菴
身幃光祿兵子驚其明麗不敢加害光祿自是無仕宦意
琴臺花塢風軒月榭絲竹管絃之聲不絕是庵以翰墨潤
色其間當是時虞山有柳如是雲間有王修微皆以唱隨
風雅聞於天下是庵為之鼎足儋父擔板亦艷為玉臺佳

話云何海運而徒鋒鏑遷播光祿捐館家道喪失而是庵
熒然一身酸心折骨其發之爲詩尚有三世相韓之痛三
十年以來求是庵之畫者愈衆遂爲海昌土宜饋遺中所
不可缺之物是庵亦資之以度朝夕而假其畫者同邑遂
有四十餘人是庵聞之第此四十餘人之高下不在高第
者母使敗我門庭其殘膏剩馥尚能沾漑如此吾友朱人
遠以管夫人比之其宦遊京師同其易代同其工辭章同
其翰墨流傳同差不同者晚景之牢落耳余讀文敏魏國
夫人之誌誇其遭逢之盛入謁興聖宮皇太后命坐賜食
天子命書千文勅玉工磨玉軸送秘書監裝池收藏而是
庵方抱故國黍離之感淒楚蘊結長夜佛燈老尼酬對云
國之音與鼓吹之曲共留天壤聲無哀樂要皆靈秀之氣
所結集耳人遠傳是菴欲余作傳以兩詩壽老母爲贊有
不惜淋漓供筆墨恭隨天女散花來之句老母嘗夢注名
玉札爲第四位天女降謫人世故讀是菴之詩而契焉余
之爲此者所以代老母之荅也

萬履安先生詩序

李杲堂選甬上耆舊詩余欲合陸文虎萬履安兩先生合刻之杲堂以兩先生同時之人其子孫未免比例故稍遲之以待潦水之盡杲堂既卒公擇欲先以家集行世問序於余余謂先生之詩不可不急行也今之稱杜詩者以爲詩史亦信然矣然註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遙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亡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爲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典

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亡國之慘非白石晞髮何由知竺
國之雙經陳宜中之契濶心史亮其苦心黃東發之野死
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
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霍年席帽之痛哭猶然
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盡矣明室之亡分國斂人
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戈久無條序其從亡之士章皇草
澤之民不無危苦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次野介子霞舟
希聲蒼水澹歸十餘家無闕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
可不謂之史也先生固十餘家之一也生平未嘗作詩今
續騷堂寒松齋粵艸皆遭亂以來之作也避地幽憂訪死
問生驚離弔往所至之地必拾其遺事表其逸民而先生
之詩亦遂棲楚蘊結而不可解矣夫蔓艸零露仍歸天壤
亦復何限先生獨不能以餘力畱之乎故先生之詩真詩
史也孔子之所不刪者也

張心友詩序

余嘗與友人言詩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溝而出諸於外若異域然卽唐之時亦非無蹈常襲故充其膚廓而神理箴如者故當辯其真與僞耳徒以聲調之似而優之而劣之楊子雲所言伏其几襲其裳而稱仲尼者也此固先民之論非余臆說聽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優於唐夫宋詩之佳亦謂其能唐耳非謂舍唐之外能自爲宋也於是縉紳先生間謂余主張宋詩噫亦冤矣且唐詩之論亦不能歸一宋之長鋪廣引盤摺生語有若天設號爲豫章宗派者皆原於少陵其時不以爲唐也其所謂唐者浮聲切響以單字隻句計巧拙然後謂之唐詩故永嘉言唐詩廢久近世學者已復稍趨於唐滄浪論唐

雖歸宗李杜。乃其禪喻。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亦是王孟家數。於李杜之海涵地負。無與至有。明北地摹擬少陵之鋪寫縱放。以是爲唐。而永嘉之所謂。唐者亡矣。是故永嘉之清圓。謂之非唐。不可然。必如是。而後爲唐。則專固狹陋甚矣。豫章宗派之爲唐。浸淫於少陵。以極盛唐之變。雖有工力深淺之不同。而槩以宋詩抹殺之。可乎。張子心友好學。深思不以解褐爲究竟。余所論著。旣斲手抄不已。李杜王孟諸家文集。亦觀余批點。以得其指趣。其發之爲詩。超然簡獨。永絕塵糝。流連光景。極詩家聲色之致。天假之年。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莫非唐音。今雖未竟其志。其氣象要自不凡。不能不爲之三歎也。

紫環姜公墓表

公諱天樞。字靜甫。號紫環。姜氏本淄川。自仲開。知嶧縣。徙嶧。其後紹夫。又自嶧徙餘姚。之咸池。滙遂爲餘姚人。高祖榮弘。治壬戌。進士官工部郎。曾祖子羔。嘉靖癸丑。進士。仕至行太僕寺卿。祖鏡。萬曆癸未。進士。以禮部郎中。贈光祿寺卿。父逢元。萬曆癸丑。進士。仕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太保七子。公其長也。公生而好學。無秦川貴公子之習。顧裘馬。弓劍。旗亭。北里。未嘗置足。弱冠爲諸生。尋遊太學。癸酉。丙子在糊名中。已中有司之尺度。及拆號。皆避嫌落之。遂以任子入。仕授都察院簡較。陞工部都水司主事。歷員外郎。中督視北河。累年亢旱。河渠不通。運河之水。故藉山東諸泉濟。其不足。特設主事一員。管理泉源。至是亦竭。摠河

束手無策公曰按正統十三年御史林廷舉言元時衛河分引漳水支流永樂間填淤舊跡宜發丁夫開鑿可資漕運嘉靖六年僉事江良材言導河注衛漕由江入淮沂流至于河陰順流而達衛更增一運道也考之前議運河之水原不必專藉山東諸泉矣今河水既竭獨不可借良材之議而反用之導河注衛者導衛注河乎摠河躡其議公於是討求故道疏理泉源衆流奔注河水驟盈漕舟皆歡呼而濟請如山東故實添設衛河主事遂著爲令當公創議時勢家私此水利者譏啄繁興多設支閘公毅然不顧由是交關津要共相唇齒致公于理以公之才始見之行事已破浮華交會之徒使充其所至刻石之功正未可量而覆折於迫狹之世論不復再試是可惜也當是時石齊

黃先生在獄上必欲殺之小人遂指交通關涉者槩爲福党同繫者至故爲睚眦以明割席公獨眷顧爾雅咸張耳目石齊書孝經百本散之士林公亦書金剛涅槃百餘卷分於名刹書法皆奇偉藝林相傳以爲盛事清獄命下徐司寇虞求悉公本末始出之公患難之餘落然世事壯懷遠識一寄之于詩酒鏡湖之花月拈題顧曲所謂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者公始繼之大江以南西湖牛首虎丘烟雨遊屐所至以昌其詩未始非天之厚公也公於家庭之間意愛篤摯宗伯官京師公侍慰王母于家孝養無方宗伯棄世窳窳之事公苦身持力諸弟唯在位而已諸父敬勝爲山東布政司理問城破闔門殉難唯一子婦得逸公從兵火中斂其骸骨訪其子婦得之民間重爲立後外父

無子公擇其族子嗣之已而嗣子天公復擇人嗣之其克
盡田里骨肉之歡大槩類此公之急難窘助未易更僕數
其著者如倪文正淺土三十年過者但揮泪而去公買地
葬之萋斐芻靈禮文畢脩會葬者千人皆於公是資甬東
陸文虎無子棺槨暴露其從子假丐葬之名以告公公恩
加松杞而從子未嘗加坏土其上再三應之公終無倦容
文正之事好名者或能勉之文虎之事大類郭元振非其
天性篤烈寧有是乎公生于萬曆己亥正月一日卒于康
熙壬子六月二十七日年七十五所著有晚堂集娶錢氏
前封恭人今封孺人子三人長希軾庠生次希轍奉天府
府丞卽定庵先生也次希輅丁巳舉人女三人長適周文
節子玉忠官生次適沈鞏址次適邵文發皆庠生孫七人

曰查國子監博士曰竣壬子選貢曰坦庠生曰垂曰堦曰
塋曰增曰某孫女六人曾孫五人公銓丁巳舉人公鎮公
錫公錄曾孫女五人某年月日葬公于鷄頭山之原當公
之墓廟堂金石之文已脩復詢之草野者以其聞見之真
也銘曰秀偉相承明德繼踵於唯我公人倫珍重廊廟之
才山林之福天之生人每居其縮賦公之才惆悵風雲與
公之福花月耕耘孰得孰失必有辨此留連管樂以俟孫
子。

明司馬澹若張公傳

天啓乙丙之際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欲翻局而以先忠端公爲謀主於是逮七君子於詔獄必欲殺之五月丁未王恭厰災壞民居十餘里擊死數千人熹宗在乾清宮走避建極殿御座毀折繼又朝天宮火災異叠見且古今所未有詔廷臣修省是時澹若張公爲兵部職方司主事與同官王陞密議因草疏言修省之實刑獄係死生人命董以士師申以覆奏誠慎之也今罪囚半歸詔獄追贓卽以畢命雖其人自不寃而於好生之德無乃未愜乎甚至秋後與不時并律囊首與絞斬同斃痛快之事每干天和自今以往輕重罪囚悉付法曹使罹法者知自絕於天比附者無舞筆之恐罪疑惟輕則寘途有重返之魄罰當其

答則單門無連染之人肅殺之後繼以陽和此其時矣至於軍儲告匱土木宏規豈不知生財爲急而急土木不如急軍儲議搜括不如議節省今旣搜無可搜括無可括瑣屑凌雜盡以入告竊恐焚林竭澤之後能無魚驚鳥散之憂請自皇極告成暫停工作悉以海內物力併爲軍前見糧寢其屑瑟之誅求益見聖心之惇大俟疆宇廓清丹完堂構未爲遲也公銜疏袖中入白堂官堂官長垣王永光也長垣固攻東林者然其人有權術把持局面亦不欲寄乾兒門客之虎落思深慮遠得公疏竟上之上傳覽樞臣所奏停工緩刑言若忠愛朕孰思旬日皇極殿工已抵八九止用銀壹百伍拾萬兩務崇儉約匪雕匪刻邊儲歲解不缺外發帑二千餘萬洪流束楚功績闡然今當節縮皇

極之餘經始三殿計外解一百餘萬未至皇考發帑百萬尚存內外臣工乘此一德搜括編派俱無所事苟疆臣民牧齊契工官則乾沒風消怨咨聲泯何功不奏何治不隆乎刑不上大夫崇養士節皇祖成憲柰士不自愛爭爲奸宄如周宗建保熊廷弼於亡遼之後涕唾封疆歛金畿輔創建書院翼戴奸邪惡郭鞏之攻廷弼誣以交結內侍克鋒狡語遠埋疑案周順昌逗撓詔獄止檻車而結烟挾市魁以稱亂明與君抗黃先忠端公諱請寄爲奸李若星之節鉞鄒維璉之吏部何所由來撓亂朝政捍搃鄉邦夫朝廷重士士實自輕朝廷建官官反侮上一槩縱舍姑息無將之誅春秋謂何難乎其爲上矣諸臣顧動以爲朝廷之過朕甚惑焉海內方汗穢朝廷聞是疏之上莫不舉手加額以

爲中流之一壺。豈知其殺機已決。騎虎之勢不能復下。然
矯旨之反覆。辭費小人之氣。未嘗不阻喪矣。長垣旣以此
去。而公有寧錦之功。逆奄絀之。未幾推補吏部郎中。旨以
門戶罷之。昔李膺在獄。賈偉節西行。說竇武。霍諝訟之。呂
惠卿與大獄。蘓子瞻勸王安石言之。竇王皆與奸人異趨。
故賈蘓之言易入。公之於長垣水火也。而欲格之以正議。
此陳了翁不能得之於章惇者。公竟得之。可不謂奇乎。
諱履端。字旋吉。號澹若。世爲華亭人。曾祖良佐。祖諶。父元
補太學生。生三子。長拱端。當陽知縣。次卽公。次軌端。邵陽
知縣。萬曆壬子。三人同舉鄉試。公登丙辰進士第。出知晉
江。束鹿二縣皆有能名。其大者於晉江。得黃石齋先生爲
一代大儒於束鹿。河決遷縣治二十里。築城一千五百丈。
民不加賦。遷者如歸。其爲治詳石齋卧子誌狀。公自職方
歸。禁割朝議。放情詩酒。烈皇更化。以次召骨鯁之臣。起公
吏部。而傷於哀樂。不能復赴。崇禎元年卒。年四十三。娶沈
氏。封安人。子三人。曰定。諸生。曰寧。曰守。康熙壬子。舉人一
女。嫁諸生王世燭。公卒後五十五年。守函幣以傳文屬余。
憶乙酉於徐太宰座上。識守。忽忽交臂。不知其爲公之子
也。皇威風散。口說流行。余以身所見聞者。詮次其事。家國
之恨。集於筆端。不覺失聲痛哭。棲鳥驚起。後之覽者。亦將
有感於斯文。

續葬書問對

或問趙東山葬書問對所謂形氣者對曰形者山阜之象形於金木水火土也氣者山之脉理或聚或散聚者其生氣也又問所謂方位者對曰以八卦辨龍之貴賤及二十四山之衰旺生剋是也問者曰東山信形氣而斥方位是乎對曰是也然東山不能自持其說耳夫山川之起止合散觀其大畧亦不難辨固人人可以顯而得之東山精微其說以爲吉土之遇由於天畀葬師言天命可改東山言人事難致其害理同也然則其故何也曰鬼蔭之說惑之也問者曰鬼蔭之說非乎程子言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對曰唯唯否否夫子孫者父祖之分身也吳縉之貌四百年尚類長沙蕭穎士之狀

七世猶似鄱陽故嚙指心痛呼吸相通夫人皆然後世至性汨沒墮地以來日遠日踈貨財婚宦經營異意名爲父祖實則路人勉強名義便是階廷玉樹彼生前之氣已不相同而能同之於死後乎子孫猶屬二身人之爪髮托處一身隨氣生長翦爪斷髮痛痒不及則是氣離血肉不能周流至於手足指鼻血肉所成而折臂則足蒿指劓鼻一謝當身卽同木石枯骸活骨不相干涉死者之形骸卽是折臂則足蒿指劓鼻也在生前其氣不能通一身在死後其氣能通子孫之各身乎昔范縝作神滅論謂神卽形也形卽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難之者謂神與形殊生則合爲一體死則離爲二物二說雖異然要不敢以死者之骨骼爲有靈也後來儒者言斷無以旣盡之氣爲將

來之氣者卽神滅之說也釋氏所言人死爲鬼鬼復爲人者卽神不滅之論也古今賢聖之論鬼神生死千言萬語總不出此二家而鬼陰之說是於二家之外鑿空言死者之骨骼能爲禍福窮通乃是形不滅也其可通乎是以古之先王懸棺之後迎主於廟聚其魂魄以墓中枯骸無所憑依也其祭祀也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徬徨凄愴猶不能必祖考精神之聚否今富貴利達之私充滿方寸叩無知之骸骨欲其流通潤澤是神不如形孝子不如俗子也問者曰若是而葬又何必論形氣乎曰不然布席畫階亦有方位筮賓求日豈因利益况乎永托親骸而使五患相侵坐不正席於心安乎程子所謂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者據子孫之心而爲言也豈在禍福乎問者曰

今世視此若禍福交手而付寧皆狂惑乎曰不觀宋景濂之誌傳守剛乎焚屍沉骨之俗成纓弁之家亦靡然從之不然則以爲辱親也彼之惡擇地猶此之惡焚屍也習俗亦何嘗之有問者曰地苟不吉遷之可乎曰不可焚屍之慘夫人知之入土之屍棺朽骨散拾而置之小槨其慘不異於焚如也何如安於故土免戮屍之虐乎卽不吉亦不可遷也問者曰形氣旣吉則鬼蔭在其中又何必外之也對曰鬼蔭之說不破則算計卜度之心起受蔭之遲速房分之偏枯富貴貧賤各有附會形氣之下勢不得不雜以五行衰旺生剋心愈貪而愈昏說愈多而愈亂於是可葬之地少矣誠知鬼蔭之謬則大山長谷迴溪伏嶺之中其高平深厚之地何在無之便是第一等吉壤精微之論不能出此雖有曾楊廖賴亦無所用無俟乎深求遠索無可柰何而歸之天命也問者曰古人凡事筮日東山斥方位而并斥時日何也對曰古之筮日非生剋衝合之謂也時則皆以質明唯昏禮用夜有定期也曾子問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葬以日中可知不然謂之疢患下癘而以宵中今日擇時之害也風和日出便於將事謂之吉日風雨卽是凶日筮者筮此也今之葬者不以雨止擇日之害也故東山之見卓矣

蔣氏三世傳

蔣洲字宗信別號龍溪鄞縣人補其學諸生好游俠留連
管樂平居愛客置酒雅歌投壺高睨大談終日不倦以故
人樂與之遊嘉靖癸丑王直勾倭入寇烈港直歛人母汪
姬夢弧矢星入懷而生長而與其徒入海連巨船載硝磺
絲綿違禁諸器物往來互市於日本暹羅西洋各國貨累
鉅萬各島君長以下並信服之稱爲五峰船主五峰其號廣有
賊首陳思盼者不入直黨直掩殺之併其衆由是海上之
寇非受直節制不能存威名籍甚尋招集亡命據薩摩州
之松浦僭稱徽王置官屬三十六號令島人時時遣部下
剽攻沿海郡邑東南危動當是時胡梅林宗憲開府浙直
歷訪奇士而宗信之里人都督萬鹿園表留心人物謂梅

林曰里有蔣生者縱橫之士也梅林遂介鹿園置之幕府宗信曰漢之困於匈奴由中行說也宋之患於元昊由張元也自王直航海遂有東南之禍今與我爭於鯨唇之上者皆直之分鯨也我不得直彼鴟附鼃援其可既乎直之母妻與子盡在我地彼雖作賊骨肉刺心公如聞以丹青之信未有不就戎索者梅林曰此名計也請於朝授宗信提舉以陳可願爲副復赦海上亡命十餘人使之向導直之子澄亦嚙血致書於父曰幕府長者唯願一見阿父以有詞於朝無他患也乙卯九月開洋至小衢山七日抵五島島倭疑爲商舶將肆劫勒有僧譯之酋長酋長始郊迎示以天朝宣諭之旨酋長受命乃使人招王直直至殊作意氣宗信諭之曰君卽不念祖宗墳墓獨不爲老母妻子

計乎國家方急東方誠以此時罷遣衝鯨網絡波臣此萬世刻石之功也兼官重綬舍君誰適不然倭情貪狡國家縑帛無限購君萬里之外不異庭除矣直感其至言苦意遂與之同食遞衣言無不盡偕返松浦日本以天文王爲共主然號令不出國門各島自相雄長豐後山口又島中之最雄者也故入寇者多二島之人直與宗信同行宣諭明年丙辰至博多津召其色目賞賜旅誓四月至豐後島主懷音革狀詰以從前作過稽首主臣願貢方物遂令其檢攝風帆凡筑前肥前等五十三所羣盜盡殄五閱月始至山口島主虔奉如豐後送還被掠指揮袁進奉表謝罪馳啓天文王十二月天文王下教所部周昉長門等一十二島徧行禁約對馬薩摩姦宄尤多皆水駭風散方宗信

未至日本時徐海勾衆入寇以數萬人圍桐鄉甚急宗信聞之遂遣陳可願與王直義子毛烈先歸諭徐海罷兵如約海詣幕府降而海黨陳東葉麻自相疑貳內亂梅林乘機擊殺之丁巳四月宗信同王直發松浦海舶數十隻貢使四百人流寓六百人碇定海關七月宗信及貢使僧德陽先入而直艦爲颶風飄墮朝鮮不得偕來宗信在日本三年諸帥疑其掌握之內價盈兼金從之索賂不應分宜亦望有海外奇貨宗信又無以自通乃因王直之不至謂其空言無事實巡按周斯盛劾奏遂下宗信於獄九月直始叩關先遣王激入見曰吾等奉命而來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行李不通而戈鋌戒嚴公得無誑我乎梅林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之設誓甚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

激出梅林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於是使毛烈王激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與宗信馳驅出百死從此海有恬波矣梅林多方慰勞權寄獄中梅林與直同鄉宗信出使本許其互市授官及直至流言梅林受賂數十萬爲之貸死朝議闕然科臣徐浦復劾宗憲濫課軍需陰縱蔣洲勾引東倭梅林大懼因盡易曲貸王直之疏謂以誘直爲秘計直罪在不赦且謂宗信曰吾方不自保何能敘君功不怠息壤酬君請俟他日遂疏云蔣洲宣諭日本已歷三年所宣諭者止及豐後山口豐後雖進貢方物而無印信勘合山口雖有金印回文而無國王名稱是洲不諳國體計其擒直合應功罪相準有詔誅直王激毛烈遂殺夏正據舟山征之踰年方解宗信出獄茫然自傷唐

荆川順之趙大洲貞吉皆爲之扼腕頌寃俱報罷司馬譚

綸在薊遼召宗信參其軍事欲使一得當以就功名宗信流涕而言曰洲本書生萬里航海父衰老而待盡妻憂怖以致死洲皆不顧惟欲爲國家樹尺寸之效乃功成而謗典屈捐命之功比贖罪之例洲復何望哉公休矣洲不能再側足於焦原矣司馬嘆息久之隆慶壬申中寒病卒於昌平之旅舍余讀茅鹿門坤紀剿徐海本末以爲倭之入寇皆由徐海故曲折其反覆險滑之術以著平倭之要領獨不念徐海爲王直之餘黨直苟無歸命之心則海必不受我之籠絡總使滅一海而爲海者皆是亦安得盡施其鈐鍵乎鹿門但侈脅從之治而薄折首之勳不已悖乎宗信致直解東南之厄而身填牢戶此與陳湯斬郅支而下獄亦復何殊然陳湯身沒而名彰宗信姓名曾不得與俞戚大帥之徒隸齒豈古今之時異歟其後沈惟敬之使關白垂成而敗身死猶爲債事者委過成則爲宗信敗則爲惟敬無怪天下之樂爲首施也子有德

有德號蕙江十六歲學易於何孝廉卽洗除先注業高名輩農丈人余宥君之舅氏也嘆爲東南貴寶不但會稽之篠簜耳十八歲爲諸生擅聲場屋者數十年其間有已合有司之尺度而分房爭解又復落之同舉者爲之太息郡邑無不虔款太守游應乾一日接之謂其鄉大夫曰蔣子奇才不當以諸生之禮禮之萬曆甲辰以貢元當任府判沈文恭當國避嫌授福建大田儒學教授準墨伊顏以作士子邑有田副使者毒殺段令令子頌寃以君爲證時閩

撫徐石樓故君之主人慮囚董石謨又君之門人副使大懼崎嶇私館以貨自通君毅然謝之卒無阿悒副使怨毒殊甚君流矢影風顧有憂色徐撫以啓事挽君終賦歸田處則檢御風俗坊表一鄉當事欽其名德往往于旄造門崇禎戊辰三月卒年八十二母余孺人老而瞽目君搏頹愀辭不懈晨夕冥漠生明祖殯淺土君不煩羣從獨力襄事下窆之時松柏夜明疑有神陰相之者宗人皆以爲孝感所致子之麟

之麟字龍友生而穎異奉常余寅僉事黃元恭見之皆歎故是後來一器入郡學爲諸生自萬曆丁酉至乙卯六應鄉舉其經義墨守先正愧纏艷粉不能與晚學卑品爭一日之長庭闈之內恩意周浹余孺人病瞽席衽之箸皆於

君是賴久而不懈益虔奉常目爲孝孫孺人曰吾非此孫不能有今日矣君以授經爲生計應繩中理取信高門皆以爲堅強一學之士也蘭溪徐石樓延爲子師有書室爲魅所據人不敢入君入之黃金滿案君不顧而出魅因歛迹徐氏多藏書君借閱幾半始知場屋之外復大有事嘗客龍溪徐令民王九如晨出不返其子擬一怨家投牒屍不得無以成獄令問于君君曰請筮之遇賁之離其爻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君曰如者其名也突來而焚死其屍已焚矣一訊而伏海賊劉香之奸細投宿妓館事覺并捕主人瘦死者數人君曰此濫刑也妓館利客之來奚暇詰所從來乎令然之乃釋其餘崇禎戊寅上行保舉掌院徐蓼莪以君應詔授順天儒學教諭與修會典亾何

京師戒嚴君遂南還君嘗曰吾少得事君房而志立長得親石樓而學博晚得交蓼莪而識廣此平生之大槩也順治甲午君子弘憲落解君執其手而泣曰予宣和直臣蔣之裔也後世中衰吾祖投筆立功異域失侯鬱鬱而死吾父復還故業三登副榜余亦一登副榜爾今四舉而又落祖孫父子窮經積百年不能起于講堂之上是命也夫其年十月卒七十八歲所著有志林二十卷詩經類疏六卷斷章別義二卷禹貢注一卷

舊史曰余友蔣弘憲志行之士也銜哀貢誠乞余序其三世余讀之神傷不能下筆昔湯臨川序張元長六世謂其數冬而不遺一春恒夜而不經一旦弘憲三世得無類是雖然于公謂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究子孫必有興者

宗信活生靈數萬非治獄可比弘憲且直無悲運數之來會有時也此特為弘憲言之耳吾觀胡之幕府周雲淵之易曆何心隱之游俠徐文長沈嘉則之詩文及宗信之遊說皆古振奇人也曠世且不可得豈場屋之功名所敢望哉

萬克宗哀辭

今年正月下弦殘梅子與莘學過吾南雷話未終夕風急
潮催帆影碧空注目徘徊豈知此別便隔泉臺三月上巳
吾病頭暈八十老翁死是其分但念好爻都不在近有許
胸懷未宣厥蘊秋聲暑退病骨漸蘇不耐寂寞來遊西湖
七月廿七涉江方晡聞子在杭不勝歡呼誰謂先日已自
告殂冥然之痛貫徹三途子著春秋畢力窮年鈎深索隱
折衷羣言所未完者定哀二篇徹瑟之辰魂夢纏綿曰季
武子聲尚在焉如宗忠簡死呼渡河如徐靈照爭天奈何
志之所至生死不磨窮經之士如子豈多子之質疑久已
行世儀禮有商周官有刺禮記偶箋春秋筆記上契諸儒
其功不細在子無忝在余則憂讀書一生章句鞣轉老而

望洋日薄，山陬藉手於子薪火。魯鄒子今先吾，吾又何求。河海之跡堙爲窮流，嗚呼哀哉。

復秦燈巖書

名松岱主東林講席

忽奉手書，回環不能釋手。弟明山鄙夫，年踰七十，曾備蕞山門人之一數。今師友已盡，夾持無力，終於墮落，可悲可涕。何意大賢講席，猶齒及姓名，賜之教誨，愈增慚懼耳。前從定侯得見高彙旃傳文，排擊文成，同於異學，以爲一時風尚，大抵塗毒鼓聲，不止石門一狂子而已也。茲讀先生之書，謂忠憲與文成之學，不隔絲毫。姚江致知之說，卽忠憲格物之說也。明眼所照，千門萬戶，鑰鑰齊墮。始知東林自有真傳，風雨如晦，鷄鳴不已，爲之三復所言德性問學之分合，弟謂不然。非先忠端諱德性則不成問學，非道問學則不成德性。故朱子以復性言學，陸子戒學者束書不觀。周程以後，兩者固未嘗分也。未嘗分又何容姚江梁溪之合。

乎此一時教法稍有偏重無關於學脈也又言新安姚江
為兩大宗學者不宗洛閩即宗姚江不可別自為宗此亦
先生門面之言建安無朱元晦金溪無陸子靜學者苟能
自得則上帝臨汝不患其無所宗也先生患別自為宗者
足以亂宗夫別自為宗則僻經怪說豈足為宗弟所患亂
宗者乃在宗晦菴宗姚江之人耳忠憲言釋氏之學其精
微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其弊病總不出無理二
字先生解之云儒釋雖異而無極二字畢竟是同究得無
極之旨而無理二字不辨自明此言無乃兀突乎弟以為
濂溪原主太極加無極二字恐其落於形氣也忠憲單拈
無極已自有病先生合儒釋而言之則儒者亦是無理儒
釋界限越不清楚大畧先生會通儒釋之於向上一著謂

兩家異處在下學同處在上達從來儒者皆為此說弟究
心有年頗覺其同處在下學異處在上達同處在下學者
收斂精神動心忍性是也異處在上達者到得貫通時節
儒者步步是實釋氏步步是虛釋氏必須求悟儒者篤實
光輝而已近之深於禪者莫如近溪天地間色色平鋪原
無一事不假造作下學之至儒釋皆能達此無有異也要
之釋氏拈他不上亦不欲拈之以累虛空之面目儒者動
容周旋正在此處色色皆當身之矩矱不可謂不異也弟
非欲異同長者而日暮途遠相會無期不敢匿其胸懷先
生當不以為罪也然其至者非言可傳天假因緣或在異
日

學○攻○陽○明○不○過○欲○為○朱○子○之○調○人○耳○其○實○忠○憲○之○格○物○與○
陽○明○之○格○物○無○有○二○也○獨○怪○高○彙○旃○妄○譏○彈○於○忠○憲○之○
學○何○曾○夢○見○其○攻○陽○明○者○無○迺○即○攻○忠○憲○乎○恐○為○東○林○之○
累○台○兄○主○持○講○席○不○可○不○三○思○也○

書神宗皇后事

吾始祖萬二府君諱萬河字時通號鶴山其父慶元府通判金人陷慶元不屈死府君避難由慈谿竹墩渡江而南子孫散居餘姚之通德雙雁泉水三鄉雙雁之小聚落有上黃南黃因其姓以名地皆府君之支庶也明初勾軍最苦吾黃氏皆改爲王至成化間宗伯黃珣提學黃韶教諭黃伯川始復本姓先是洪武十九年上黃王蘊充軍入京積功至錦衣衛百戶蘊生教授賢賢生鎮撫杞杞生太學生正正生偉歷五世未嘗復姓偉有女喜姐神宗選爲皇后萬曆六年二月英國公張溶冊立大學士張居正奪情副之神宗問后近屬時新建伯王正億方貴盛后欲侈其家世遂以正億對及偉封永年伯餘姚兩伯皆歸王氏於

是偉之近屬在上黃者復由黃而改爲王然南黃與上黃相距甚近南昭上穆同告利成而南黃守黃姓如故時某嘗聞大父太僕公言神宗皇后吾黃氏也住在鳥上蓬去有司以戚畹表其閭其時以爲疎族不甚詳考今南黃之族來敘其始末且以家譜證之而戚畹之楔綽亦在上黃始知爲鶴山府君之子孫也大父誤記爲鳥蓬耳古來后氏攀援門望忘其宗祊者如唐劉后之答黃鬚叟宋楊后之冒楊次山亦多有之不足爲怪而我黃氏不欲以外戚爲榮父老若不見聞至國亾之後始追數而得其實可慨也夫

萬克宗墓誌銘

五經之學以余之固陋所見傳註詩書春秋皆數十家三禮頗少儀禮周禮十餘家禮記自衛湜以外亦十餘家周易百餘家可謂多矣其聞而未見者尙千家有餘如是則後儒于經學可無容復議矣然詩之小序書之今古文三傳之義例至今尙無定說易以象數讖緯晦之于後漢至王弼而稍霽又以老氏之浮誕魏伯陽陳搏之卦氣晦之至伊川而欲明又復以康節之圖書先後天晦之禮經之大者爲郊社禘祫喪服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適從士生千載之下不能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達于海猶可謂之窮經乎自科舉之學興以一先生之言爲標準毫秒摘抉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經大法反置之

而不道童習自守等于面墻。聖經興廢上關天運。然由今之道不可不謂之廢也。此吾于萬克宗之死能不慟乎。克宗諱斯大吾友履安先生之第六子也。其家世詳余先生誌中。克宗生逢喪亂不為科舉之學。湛思諸經以為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有此畧而彼詳者。有此同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畧。因異以求其同學者。所當致思者也。何謂悟傳註之失。學者入傳註之重圍。其于經也無庸致思。經既不思則傳註無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謂以經解經。世之信傳註者。過于信經。試拈二節為例。八卦之方位載于經矣。以康節離南坎北之臆說。反有致疑于經者。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證諸

春秋一在魯莊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書王姬歸于齊。周莊王為平王之孫則王姬當是其姊妹。齊襄公則威公也。毛公以為武王女文王孫所謂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非附會乎。如此者層見叠出。克宗會通各經。證墜緝缺。聚訟之議。渙然冰泮。奉正朔以批閏位。百室無堅城而老生猶欲以一卷之見申其後息之難。宜乎如腐朽之受利刃也。所為書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初輯春秋二百四十一卷。燼于大火。復輯絕筆于昭公丁災。甲陽艸各一卷。其間說經者居多。萬氏家譜十卷。噫多矣哉。學不患不博。患不能精。克宗之經學由博以致精。信矣。其可傳也。然每觀古人著書必有大儒為之流別。而後傳遠。如蔡元定諸書。朱子言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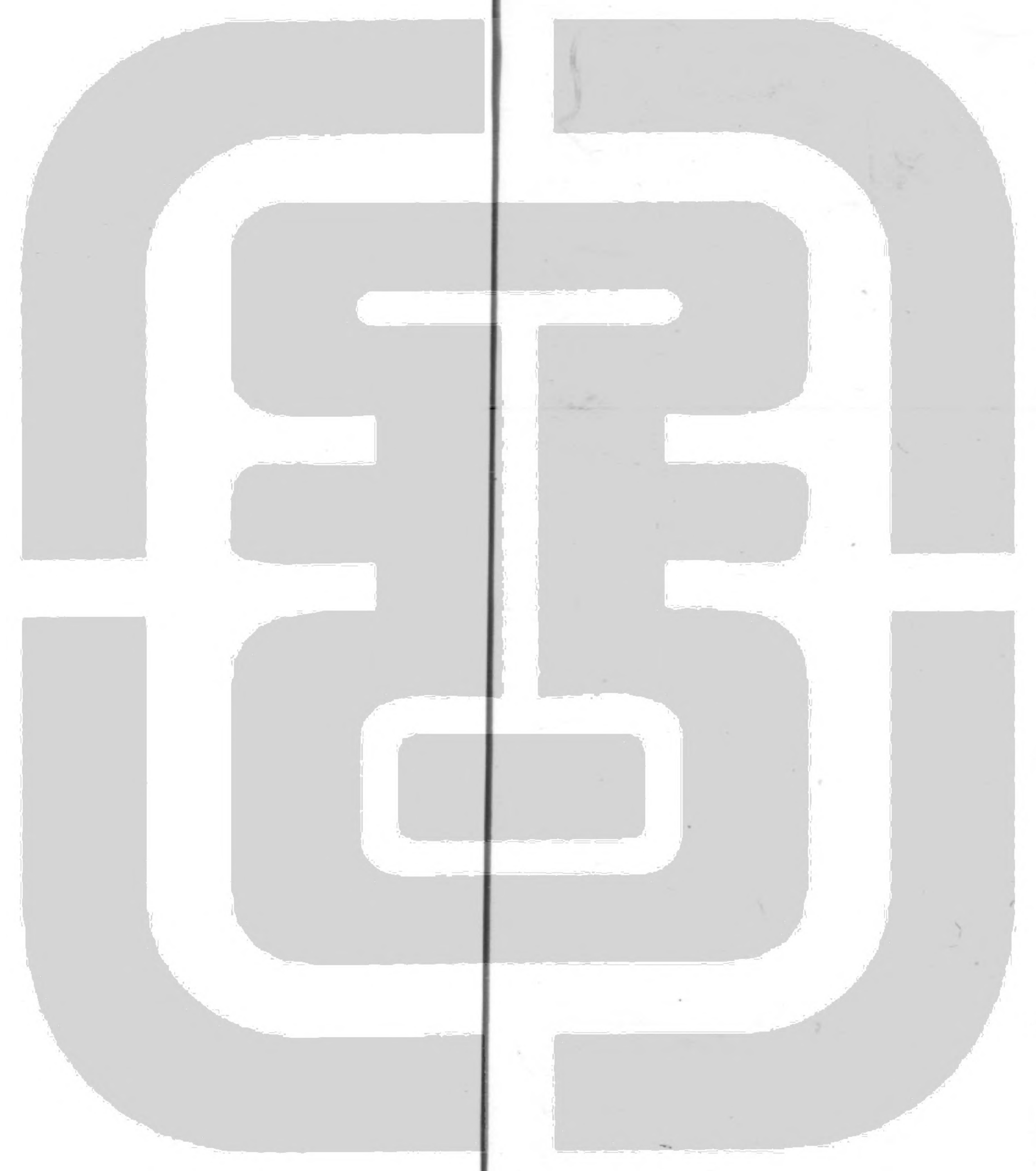
化微妙唯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故元定之書人皆敬信陳澔之禮記集說陳櫟之禮記解吳艸廬曰二陳君之說禮無可疵矣故後皆列之學宮自蕺山先師夢奠之後大儒不作世莫之宗塲屋放言小智大異相煽以自高但有講章而無經術克宗之學誰爲流別余雖嘆賞而人亦莫之信也克宗爲人剛毅見有不可者義形于色其嗜義若饑渴張蒼水死國難棄骨荒郊克宗葬之南屏使余誌之春秋野祭蓋不異西臺之哭焉父友陸文虎甬中所稱陸萬是也文虎無後兩世之喪皆在淺土克宗葬其六棺凡所爲皆類此不以力絀隻輪而自阻也崇禎癸酉六月六日其生也康熙癸亥七月二十六日其卒也娶陸氏子一人諸生經能世其學克宗之卒余許銘

其墓以鄭禹梅之跋翁傳盡其大指故開筆者久之而經累請不已又二年始克爲之銘曰三代之治懸隔千祀制度文爲三傳三禮牛毛繭絲精微在此釋者以意或得或否躡訛踵陋割裂經旨侃侃克宗尋源極委會盟征伐冠昏喪紀如捧珠盤如承明水如服玄端不謂故紙三尺短碑西溪之址書帶環之不生葛藟

卷之三

月管系

三



卷之四